

抱經堂文集

抱經堂文集卷第四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序

皇朝武功紀盛序

本朝用師之盛如疾雷之破山驚風之捲簾當之者無
不糜碎殲滅曠古以來罕有倫比

世祖定鼎之初蕩流寇而除小腆出斯民水火之中登
之衽席之上雖草野傳述不詳猶可於明史中得窺見
一二崖略焉

聖祖

世宗咸以英明神武之姿端拱指揮凡叛逆者罔有不

誅侵犯者罔有不創傳至我

皇綏靖海內益務休養本未嘗有開邊拓境觀兵耀武之意而乃有蠢然自外於王化者誠不得已而應之紀律明賞罰必發蹤指使人百其勇所至率冰解的破覲揚之烈實竝美於

列聖焉自來武功告成咸有方略紀載而郡國人士多願見而不可得今

皇上頒發四庫全書於江浙許學者得以縱覽而方略亦在其中欲知

昭代武功之盛幸於此得見其全而不致惑於傳聞之誤顧卷裹浩繁逾旬朔閱之猶未能徧也陽湖趙觀察

雲崧夙具史才起家中書舍人入直軍機房旋以高第登館閣緬甸之役奉

命赴滇參軍中幕畫旣又敷歷封疆解官後大臣之勦臺灣者猶強挽之與俱其素來旣博徵典故隨事紀載而近事尤親得之見聞頃來掌教揚州四庫全書之頒也其郡當謹藏於行宮內之文匯閣一切整齊次比實與其事故自

聖祖之平定三逆以暨

今上臺灣之役凡夫歲年月日以及山川道里與夫在事諸臣之功過得所徵信一一皆有據依於是以四卷之書括之其事則詳其文則約其顛末曲折無不朗若

列眉使人一見之而驚歎

神謨廟算爲黃帝以來所未有向者見羣臣所上賦頌雖皆揚厲

偉烈豐功之盛究未若斯編爲能洞悉事之原委因得仰窺

列聖之明睿果斷智炳幾先而神周萬里者一一彪炳於楮墨閒若揭日月而行誠足以昭示無極也夫善敘事者莫過於馬班要在舉其綱領而於糾紛蟠錯之處自無不條理秩如今是編也馭繁以簡舉重若輕深得史漢之義法而尤有不可及者其於兵勢地形之利害言之悉中窾要是非獨史才且將才也徒弄三寸毛錐

子者能如是乎至若緬逆之難明將軍瑞盡節而死人
知之而其功則未有言之者得是編爲表章明將軍不
死矣異日修國史者其必考信於是

史記索隱校本序

戊申

始余初讀三家注史記本見索隱之說往往互岐首卷
後旣載索隱述贊矣又云右述贊之體深所未安余初
疑後語不出於小司馬後得毛氏單行索隱本始知小
司馬初意欲改史公體例自成一書後以此書傳世已
久忽加穿鑿難允物情遂輟不爲而但爲之注其欲改
刪之規模別見於後本不與注混趙宋時始合集解正
義俱繫之史記正文下遂致有割截牽併之失今幸有

單行本爲正之然毛氏所梓亦有次第顛倒脫文譌字
難可盡據則仍當以三家本正之余向以單行本記於
三家本上猶未知擇善而從也今雖可爲是正而年已
老矣且毛氏本行密字小不便增改其上於觀覽亦不
適因令人略加展拓重鈔之稍序其先後辨其離合而
於文字之間尚未能以盡正不無望於後之人後之人
因余書而復加以考訂之功亦庶乎其易爲力矣乾隆
五十三年十月旣望序

校定熊方後漢書年表序

壬寅

表者明也標明其事使著見也表而不明則有之庸愈
於無乎史之有表也創於子長而沿於孟堅其體例亦

不盡同史記功臣王子侯等表以帝之世統侯以侯之年繫帝或一帝之世而子孫繼承或一侯之身而年數離析此則典籍具在故紀載可詳漢書則以侯之子孫世次爲序而承襲薨卒之年多略焉得毋遭漢中絕文書散亡雖欲如史公之例不可得乎建武中興而後東觀史臣猶相祖述傳於今者乃獨有范氏之紀傳耳志猶賴司馬紹統之書可補其闕至於表則亡也久矣唐劉知幾著論以史之有表煩費無用讀者緘而不視嗚呼此其所以湮沒之易易與去之千載當宋南渡時有澧州參軍豐城熊方者以所爲後漢書年表十卷進於朝未聞所以可否之者史家亦不著錄鄭氏通志馬氏

文獻通考皆不載吾友鮑君以文得宋梓本欲復開雕以裨補東漢史之遺闕既手自讎校又益以嘉定錢宮詹辛楣弟兄之覆審而復以示余余偕老友江陰趙君敬夫重加考覈粗訖功攜之入燕又攜之入晉奪於他事此書置几案閒四閱歲矣今年正月兀坐精舍無應酬之煩自念此書若不及今整頓恐後精力益不支於是發憤爲之位置高下排比疎密一一皆經手定宮詹之意重戒更張卽余亦豈好爲改作者然熊氏草創之勞固不可泯而其牴牾之失亦不能爲之諱若復因循或轉致貽誤後人於是更定其尤甚者數條與夫未是而猶仍其舊者皆著說於下以俟後之人取衷焉且令

其體例略仿孟堅分封徙封皆大書之庶有子孫承襲者不致混然無別舊異姓侯中有同姓四人今俱已改正至建安中政由曹氏本不以漢宗之故疏恩凡舊置異姓者固可無庸別出熊氏本書惟據范史然亦尙有漏者至章懷注中所引若東觀記續漢書皆正史也又水經注一書酈氏就所沿歷詢訪遺封於年代亦不甚遼斯爲可信故亦閒增一二其出於子孫譜牒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之類咸不濫收斯則余損益之大指也其或前後尙有未能畫一者則因不欲過損本書之故閱者當可以共諒焉夫馬班之表可以補紀傳之所未及故其所繫爲尤重史通漫不加察從而致譏他人之

緘而不視更復何責今此所補之表則但因范史之成
文本不可與史漢竝然夫功狀事實予奪拜罷之班班
具列者一覽可知既觀紀傳又及此書提綱挈要於是
乎在論世知人不勞而得不誣古人不誤後人此余之
所以兢兢致慎遲之久而始得以報鮑君也熊氏字廣
居靖康中舉於鄉嘗名所居堂曰補史進此書不得命
又進狀於朝乞命儒臣續古今人表噫此則過矣夫班
氏之區別九品訾謗者不獨一知幾尚可以效尤乎想
爾時雖不深責定一笑置之耳已 乾隆四十七年歲
在壬寅孟陬月下旬六日杭東里人盧某書於三立書
院之須友堂

錢晦之

大昭

後漢書補表序

辛亥

宋儒嘗言讀史易令人心粗夫史非能令人粗人自粗耳則雖以之讀經亦何能免於粗也宋儒又每以博聞多識比之玩物喪志故其於史也略識興亡之大綱用人行政之得失而已自謂括其要矣其他典章制度因革損益之樊然具列者率無暇畱意卽有所撰述亦不能通貫曉析事事合符其病皆由於譾譾拘拘不能廣搜博攷以求其左證而且專己自用不師古人其或時異勢殊有必不可以沿襲者而又不能得變通之宜此而謂之爲粗其又奚辭向鮑子以文欲重雕宋熊方所補後漢書年表余爲之佐校訂而其書之舛漏殆不可

枚舉首載同姓王侯表冠以因子追封之齊武王續魯
哀王仲於史例卽不合念校書與自著書不同如欲盡
加更正旣於熊氏之勤勤掇拾者大沒其勛造之勞且
改之亦必不能盡善何也其規模之已定者不能易也
勢不得不出於委曲遷就欲遂以爲完書也其可得乎
故當時但卽因其書而略正之惟綴一二校語於下不
相雜廁使人知爲熊氏之書而已私欲別爲一書自愧
力有未能也嘉定錢君晦之其學浩博無涯涘其思緒
細密精識洞達治經而經通於周秦漢魏之書無不爬
羅剔抉曩於都門欲請其所校書繕錄之會君南歸已
傲潞河之舟不果未嘗不時往來於懷而思一覩之爲

快也頃獲其所撰後漢書補表讀之非若熊氏之僅取材於范書陳志也凡山經地志金石子集之有會於是書者罔不網羅綴緝而其體例一依班氏之舊諸侯王王子侯分爲二表功臣侯與外戚恩澤侯亦分二表視熊氏之但以同異姓爲別者較然明矣其不能不與班氏微異者班書百官公卿表前敘百官沿革若後漢則有司馬彪之續志百官已詳無庸複出故但云公卿表此又變通之得其宜者也凡熊氏所漏脫者悉攷而補之於是此書乃始完善而無少遺憾矣夫史莫重於表志而自漢東京以至於隋志尚閒見之表則全闕表也者標也標明其義類使綱舉而目張馬班之爲是也亦

兼以補紀傳之所未及今則年代懸隔古籍散亡如東
觀記謝承華嶠之書皆不可復見唯卽舊文之畱傳者
而薈萃之然亦未嘗不增益於范書之外俾夫善讀史
者更得參互攷證以資其聞見於凡政治之污隆職官
之賢否一開卷而瞭如指掌以之爲津筏也可以之爲
龜鏡也可余之所謝不能者而錢君優爲之見今版行
諸史旣以續漢書志繫范書之後亦當以此補表并繫
之於以配馬班而始無不完不美之憾此豈讀書略觀
大意者之所能乎哉錢君之於史事其精確也如是況
於治經乎特是予今雖欲盡發其所藏而已自傷耄及
非復前日之尚可讀矣摩挲此編有餘慕焉

續漢書律歷志補注序 乙巳

律歷之源皆本於易自圖書出而天地自然之數以彰
聖人既則之而爲易其用至於不可勝窮於是審音制
樂治歷明時相因俱起莫非聖人之所創造以爲治天
下之道用若此其重也迨其末流易且專以爲卜筮之
用而律則委之伶人歷則屬之天官家皆以爲非儒者
之要務嗚呼彼伶人天官家能習其數而已能知其理
乎能通今術而已能兼曉古法乎古來大儒若鄭康成
若朱子若許文正皆宗聖人者也求聖於內亦不遺乎
外其於道與藝殆一以貫之矣故以爲非儒者之要務
者皆怠與棄而又自文其不能者也始吾讀兩漢律歷

志有意欲通之而苦於不能布算則就同館嘉定錢君
莘楣而問焉錢君示我以乘除增減之術并以所校兩
志畀余余得以正家本之誤焉然其推算之術終苦於
思不屬而止今忽忽三十年矣華髮盈顛益難重理前
緒頃復來主鍾山書院而莘楣之從子漑亭亦爲郡博
士於斯一見如故交哀然出其所著有補注續漢書律
歷志在焉則校之余前所得於其從父者布算益加密
辨證益加詳於前人說之未是者雖通人若蔡中郎其
論開闢至獲麟之歲與馮光陳晃所言俱誤亦駁正之
向所苦於難讀者以譌脫之字多耳今以晉宋志參校
皆得補正朗若列眉瞭如指掌使後來學者皆得所從